



历史的事实

MEIN JUGENDFREUND

库比茨克
回忆希特勒

〔奥地利〕奥古斯都·库比茨克 著
纪永滨 杨菁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的事实：库比茨克回忆希特勒 / (奥) 库比茨克著；纪永滨，杨菁译．

-- 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3

ISBN 978 - 7 - 224 - 11287 - 0

I. ①历… II. ①库… ②纪… III. ①杨… IV. ①希特勒，A. (1889 ~ 1945) - 生平事迹 IV. ①K835.167 =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3313 号

历史的事实：库比茨克回忆希特勒

〔奥地利〕奥古斯都·库比茨克 / 著

纪永滨 杨 菁 / 译

出 品 人 惠西平

总 策 划 宋亚萍

策划编辑 陈 晶 李向晨

责任编辑 张璐路 李向晨

装帧设计 杨嵩麒 柴世源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)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27 千字

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1287 - 0

定 价 33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前 言

1951年，库比茨克时年63岁，他是上奥地利^①所属艾弗丁地区的地方官员，之前也做过剧院乐团的第二指挥。对勾勒希特勒的历史来说，库比茨克的叙述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，他是希特勒青年时代的唯一好友；另一方面，当时的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发展。在这个人生阶段，希特勒的性格特征初显。如果研究家们想研究希特勒后期的政治行为，就必须到这个时期去寻找根据。

库比茨克很熟悉希特勒的性格。库比茨克是个理想主义者。1938年以后，他做了地方官员，却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生活中。他礼貌、坚决地拒绝了希特勒提供的所有机会。他的内心完全排斥纳粹党，却在希特勒穷途末路的时候加入了这个组织。他这样做，完全是忠于青年时代的友谊，属于患难见真情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也经过自我检查，库比茨克终于完成了手稿。对他来说，最高目标就是事实，他只按事实来说话。1953年，新书面市，引起了巨大轰动，后被译为多种文字（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，并获准在美国出版）。该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引用，一直被历史学家们引经据典。

1956年10月23日，库比茨克与世长辞，他的回忆录却早已引起了世

① 上奥地利：位于奥地利西北部，面积第四大、人口第三多的州，首府林茨。

人的瞩目。

有的出版物中写道：1938 年，库比茨克和“国家社会主义党总档案馆”达成一致，内容为前者回忆录的“指导方针”。必须指出，这种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。

对于这样一份协议，库比茨克的遗孀也曾说，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到过什么慕尼黑的总档案馆。此外，纵使有什么协议，也并不意味着库比茨克确定开始动笔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其性格决定了他绝不会按照什么“指导方针”来写作。在书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“受任何人的影响或接受任何指令”。

鉴于作者已经不在人世，同时他的回忆录仍然具有文献价值，因此本书内容未做任何更改。

决断及说明原因

我很难下决心将自己关于阿道夫·希特勒的回忆付诸笔端，因为很容易遭人误解。可是 1945 年，57 岁的我在美国人的监狱里蹲了整整 16 个月，让本来就不大理想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。所以，我必须好好利用剩下的日子。

从 1904 年到 1908 年，作为他唯一和真正的朋友，我陪伴在希特勒左右，一开始是在林茨，然后是在维也纳，我们在那里共居一室。尽管一个人的本性就是在那些年逐渐加深烙印，可是这段希特勒生命中富于色彩的时间却鲜为人知，偶有凤毛麟角，也不尽正确。希特勒本人也对这段时间的事情语焉不详。因此，我的著述可以帮助人们看清希特勒这段时间的情况，无论人们从哪个立场出发。同时我的最高原则是：在写这段青年时期回忆的时候，不添油加醋，也不讳莫如深。我只想说：事实如此而已。

所以，我也绝不希望本书被划入关于希特勒的揭批性文学。我会一直等下去，直到这种作品不见踪迹，直到本书能够被正直、思想务实的人认真对待，才考虑出版。如果把希特勒后期的典型思想和观念放进这段青年时期，应该是不正确的。因此，我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情况，尽量从过往时光中复原真相，好像我与挚友希特勒毕生陌路或他已经在世界大战中战死沙场。

抓住 40 多年前的往事并付诸笔端，我深知困难重重。可是，我与希特勒的友谊从一开始就披上了不寻常的色彩，因此，关于细节问题的回忆远

比寻常来得深刻。此外，我也对希特勒充满了感激之情，因为他成功说服我父亲，让他相信我有音乐天赋，不应该埋没于工场，应该进音乐学院。在我看来，这一转折对我的生命具有决定意义，它是时年 18 岁的希特勒与我周围压力斗争的结果，为我们的友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所以我对此有颇多回忆。此外，谢天谢地，我记忆力很不错，虽然主要是音乐方面的记忆力。对我来说，写下此书的一大助力是现存希特勒给我的信件、明信片及画作；另一助力是我很早就开始的个人笔记。

如果我们的民族希望赢回遭到重创的自信，就必须靠自己来实现对这个历史时期的跨越，而不是靠外部力量。可是，这一点并非通过揭批及单方面下结论就可以实现，而只能通过客观、公正且具有说服力的史实描写得以实现。我希望，可以利用本书有限的篇幅尽自己的一份力。

于艾弗丁，1953 年 8 月

Angust Kibitzek.

目 录

第一部分 青年友谊在林茨

- 初次谋面 / 2
- 罕见的友谊 / 9
- 希特勒青年时代的画像 / 16
- 母亲的照片 / 29
- 回忆父亲 / 39
- 回顾学生时代 / 47
- 斯蒂芬妮 / 56
- 对理查德·瓦格纳的狂热 / 68
- 年轻的民族主义者 / 79
- 线条画、颜料画与建筑 / 89
- 幻灭 / 105

第二部分 漂在维也纳

- 阿道夫到维也纳去 / 114
- 阿道夫母亲去世 / 129
- “来吧，古斯塔夫！” / 139

施图泊大街 29 号 / 151
皇城 / 163
自学与阅读 / 175
皇家歌剧院 / 184
阿道夫创作歌剧 / 192
“巡回演出”的帝国乐团 / 200
伤别离 / 210
对女人的态度 / 219
在国会 / 228
分道扬镳 / 240

第三部分 后 记

第一部分 // 青年友谊在林茨

初次谋面

1888年8月3日，我生于林茨。

我的父亲是裱糊匠，祖父是木匠。祖母来自乡下，吉尔霍夫本地人，该地属于珀尔巴赫。我的母亲是马掌匠的女儿，历史上修建林茨通往布特怀斯的铁路期间，马掌匠进到城里，同来自罗森贝格一个农民的女儿结婚，许多来自阿达贝特·施蒂夫特^①故乡的人因此和我们攀亲道故。我的母亲本身拥有许多巴莫瓦尔德人的特质。

父亲结婚前做裱糊匠助手，东家是林茨穆勒父子家具公司，就在伯利恒大街。父亲在主教大街的一家小店解决午饭，这家店今天也还在。他就在这里认识了母亲，母亲当时做服务员，上菜上饭，店里并不强制要求消费酒类。二人感觉情投意合，1887年走入婚姻殿堂。

最初，他们住在我母亲的娘家，海夫纳大街35号。父亲收入微薄，工作繁重。母亲怀有身孕，辞去了以前的工作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家里条件一塌糊涂。一年之后，妹妹玛利亚出生，不久却夭折了。又过了一年，特蕾泽来到人世，也只活到4岁。第三个妹妹，卡洛琳，8岁时身患重病，拖

^① 阿达贝特·施蒂夫特（1805—1868）：奥地利诗人、作家，代表作《晚夏》。

延一段时间后撒手人寰。母亲心痛，可想而知。终其一生，母亲都担心会失去我。她生育四子，唯我独活。所以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。

我和希特勒命运中的独特相像之处就在于此。希特勒的母亲也先后失去3个孩子，他们是古斯塔夫、伊达、奥托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希特勒是他母亲身边唯一的孩子。比希特勒晚5年出生的爱特蒙德也在6岁时去世。只有葆拉，小他7岁的妹妹，活了下来。从根本上来说，两位母亲有很多相同之处。而就我和希特勒而言，即使我们年少轻狂，并未就我们逝去的兄弟姐妹大肆渲染，我们好比民族传承受到严重威胁的幸存者，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身负重任。希特勒有时候叫我古斯塔夫，而非奥古斯特，这肯定是无意识行为——在一张给我的明信片上也写着这个名字，他的第一个夭亡的哥哥就叫古斯塔夫——两个名字张冠李戴，这也许和它们缩写相同有关系，也许是他想通过这样称呼我来取悦他的母亲，因为我当时已经被他们家当作儿子来看待。至于细节部分，我已回忆不清。

在此期间，我父亲已经开始独立经营，在克拉姆大街的房子里开了间裱糊作坊。这栋粗陋不改的房子就是我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地方。尽管那段时间里的事情无足轻重，可是我还是要尽可能地加以描写，为的是突出一种氛围，我和希特勒的友谊就在这种氛围里发展成长。

克拉姆大街逼仄而阴暗，诗人亚当·穆勒·古腾布鲁恩也曾栖身于此。而林荫道宽敞、明亮，芳草萋萋、绿树成荫。二者相连，克拉姆大街略显寒酸。

我的姐妹们早逝，与不良居住条件不无关系。如果是在新房子，情况肯定有所不同。作坊在底层，二楼供我们居住，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。问题是我父亲经济上捉襟见肘，生意萎靡不振。至少有两次，他都差一点儿关门歇业，并再度到家具厂做工人。可是，最终他都化险为夷。

我上学了，真叫人高兴不起来。每次我把糟糕的分数带回家，慈祥的母亲都会掉眼泪。她的这种忧愁是让我学习更努力的唯一动力。尽管我不是好学生，母亲还是希望我以后读大学，而父亲从一开始就确定让我以后接手他的生意，所以他从早到晚忙个不停。按照母亲的意思，我应该先读4年高中，然后最好读个师范学校。可是我对这个安排丝毫不感兴趣。幸运的是，父亲在我10岁的时候拍板送我去读市民学校。从此，父亲的意志

一劳永逸地决定了我的未来。

可是，早有另外一种力量进驻了我的生活，我完全被这种力量掌握：音乐！

1897年圣诞节，那时我9岁，一把小提琴作为圣诞礼物，使得我对音乐的热爱触手可及。迄今为止，我还能清楚地回忆那个圣诞节的每一个细节。每当我回忆往事，所谓的有意识的生活就始于这把小提琴。我们邻居的大儿子是准教师，他教我拉小提琴。我学得又快又好，心底的喜悦难以言表！后来我的小提琴启蒙老师高中毕业，到乡下工作。而我则小学毕业，进入林茨音乐学校学习。可是，我并不喜欢那里的课程，也许是因为我的水平超过其他人太多。假期过后，我求教私人教师，师从一位军队里的老上士，他首先告诉我，我是一张白纸而已，然后就用“军队那一套”把演奏小提琴的基本概念教给我。在老上士科布斯基那里，我算是真正得到了锻炼。一旦我对他沙哑的声音表现出厌烦的情绪，他就安慰我并向我保证，如果进步够大，就肯定可以被吸收进军乐团。而按照他的理解，进军乐团意味着音乐生涯的顶峰。后来，我结束了科布斯基那里的音乐学习，进入音乐学校中级学习阶段，师从海因里希·德绍教授。我发现，他是一位专业优秀、善于教育学生、感觉细腻的老师。我在学校辅修小号、长号以及基础音乐理论，参加了学生交响乐团。有时候我悄悄考虑，干脆把音乐作为一生的职业。在幻想自己美好未来的时候，我向往的对象不是上士科布斯基，而是我非常尊敬的教授德绍。可是，现实无情地打击了我。音乐学校刚毕业，我就不得不到父亲的作坊里当学徒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我就曾因为那里缺人手而去帮过忙，所以很快就在那里干得得心应手。

把老旧的衬垫卷起来，这可是一份让人觉得恶心的工作。首先，将家具一拆到底，然后拆除衬垫，扯掉麻布，最后清除填充物。弹簧衬布经常会损坏，甚至弹簧也已锈蚀。人们还使用梳毛机，它是组合了轧辊的铁鼓，在曲轴的帮助下快速运动。我就这样使用梳毛机把填充物、马鬃等弄得蓬松，还要让它们有弹性。所有这些搞得工场乌烟瘴气，几乎看不到工作中学徒的身影。那些搬到工场里的旧垫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啊！各种发现或没有发现的疾病都跟它有关系。难怪裱糊匠都活不长。

可是，我没多久就发现了裱糊匠手艺的好处：艺术头脑和个人品位在其中起很大作用，再前进一步，就可以从事室内装修工作。工作场所是华屋高楼，会有很多所见所闻，最主要的是，冬天里，我工作不多，甚至可以完全休息下来。这段时间当然属于音乐。后来，我顺利通过了手工业者协会举行的学徒考试，父亲想让我到其他工场去学习学习。这倒是给了我启发，可是这启发告诉我，我的出发点不是应用学到的手工技术，而是未来的音乐道路。所以，我就继续作为学徒待在父亲的工场，因为与在其他师傅那里相比，我在父亲那里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。

“在一个乐团里，小提琴通常都不稀罕，可是中音提琴——那可是缺货！”时至今日，我心里仍对德绍教授充满感激，因为他指点我成为优秀的中音提琴手。在当时的林茨，音乐生活至上。奥古斯特·戈利希是当时林茨音乐协会的会长。作为李斯特^①的学生和拜罗伊特音乐节^②上理查德·瓦格纳的同事，戈利希实至名归地主导着林茨这座城市的音乐生活。林茨当时很小，经常被人看作乡下，当然也就被光芒万丈的大都会——维也纳——看轻。林茨音乐协会每年举办三场交响乐音乐会以及另外一场特别音乐会，交响乐团通常在这场特别音乐会上演奏较大规模的交响乐作品。我的母亲虽然出身于普通手工业家庭，却非常热爱音乐，不愿错过任何一场演出。而我早早就被拉进音乐厅，虽然当时还是小孩子。母亲早就使我懂得了最难理解的音乐内容，我当时又基本掌握了好几种乐器，对这些演出内容的理解也就水涨船高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参与音乐协会的演出是我的最高目标，无论是拉中提琴，还是吹号，都可以。

可是，好事确实多磨！工作是一定要做的：卷起老旧又布满灰尘的垫子，然后裱糊房屋的几面墙壁。在那些年里，裱糊匠的几种职业病在我父亲身上尤其明显。有一次，顽固的肺炎让他卧床半年之久，我只好独自撑起作坊。在我年轻的岁月里，两样东西截然不同，却并行于我的生活。这两样东西包括工作，我为它倾注了全部体力（也许还奉献了自己的肺）；也包括音

① 弗朗茨·李斯特（1811—1886）：匈牙利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，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

② 拜罗伊特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城市，以每年一度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为理查德·瓦格曼的乐剧举行的拜罗伊特音乐节而闻名于世。拜罗伊特音乐节由瓦格纳创办，首届举办于1876年。

乐，我为它奉献了全部的爱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，这两种内容可以发生联系，可是这种联系却不期而至。命运降临，我只能任它主宰。

父亲所开的作坊有一些固定客户，其中就包括不远处的总督府，它也主管戏院。有一天，总督府那里拿来一堆洛可可式的靠垫，让我们给他们翻新。靠垫的边角已经磨坏了，有些套子也已经磨烂。供人落座的一面和扶手借助木架绷好，新座套为蓝白双色。靠垫最后终于装好了。一天上午，父亲让我把它们拿到戏院，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。道具师让我到舞台上把靠垫绷到木架上，木架刷了白色，甚至还烫了金边。舞台上正在排练。我现在想不起到底在排哪一出戏，不过肯定是歌剧。可是我现在仍旧感觉好像发生在今天：站在台上，身边就是演员与歌手，莫名的陶醉与狂热紧紧抓住我。我好像着了魔，好像在这一刻才重新发现自我。天哪！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！那边站着一位男子，身着华服。当时我感觉他好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！他的歌声令人陶醉。我根本想不到，他还能像凡人一样开口讲话。整个乐团回应着他雄壮有力的声音……我大概知道他们唱的什么，然而在这一刻，音乐所表达的内容已不重要。站在舞台上，音乐才有了更高层次的意义。

而我，一个可怜的裱糊匠学徒，就那么站在洛可可布景前，正在把翻新的靠垫套到架子上。多么可怜的营生！多么卑微的生命！

戏剧——这才是我为之寻找的世界！

我激动不已，在戏剧与现实中不停游走。我这个笨手笨脚的学徒——好像内斯特罗伊^①戏剧作品中的一个滑稽角色——我头发凌乱、目光游离、身着围裙、衣袖高卷，站在舞台布景前，在一堆靠垫和坐垫中忙来忙去，好像是在宣告自己的存在。我难道真的只是个裱糊匠学徒，刚从梳毛机那里过来？我确实是一个可怜的家伙，被人呼来喝去，被“贵妇”命令去裱糊她的闺房，我的作用和人字梯相差无几——梯子被人这里那里摆来摆去，一旦不需要，就干脆放到一边。

当然，我这个裱糊匠学徒也完全可以站到舞台前沿，手拿工具，在乐

^① 内斯特罗伊：奥地利剧作家、滑稽演员。一生创作八十多部剧本，代表作《三个堕落的人》《楼上楼下》《厌世者》等。

队指挥的神秘手势指挥下演奏自己的乐段，以向正厅前排座位的听众们（实际上根本没有听众）——听众们响应什么？——以向倾听着的人们证明：这个台上的人实际上完全不同于那个面色苍白、身材高挑的学徒，那个学徒来自克拉姆街的裱糊匠作坊；这个台上的人其实本应属于舞台、属于戏院……

从那一刻起，我痴迷于戏院，时至今日依然如此。我曾经在客户那里用胶水涂抹墙壁，然后粘上涂了黑糨糊的纸浆，就在那一刻，我仍幻想戏院里的场景，而我则是场景里的乐队指挥，站在指挥台上。这样的幻想对我的工作没什么好处，而且，覆盖到纸浆上的壁纸还很可能偏移。

可是，一回到自家作坊，我就看到染病的父亲，马上明白自己身肩重任。

我就这样游离在梦想与现实之间。家里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情况。因为我宁可在说出心头秘密之前让自己闭上嘴。即使是对母亲，我也保守秘密。可是她有可能会发现。但我能让她再添烦恼吗？这样一想，我就没有可以托付心事的人了。我感觉很孤独，似乎与世隔绝，好比一个年轻人初次了解人间的美好与不测。

戏剧给了我新的力量。我不错过任何一场歌剧演出。即使工作再累，也没什么能阻挡我去戏院的脚步。我做学徒，父亲付我工资，当然，这工资很微薄，我只买得起站票。所以，我定期去一楼站着，那里有最好的视野。此外，我还确定，没有什么地方的音响效果比一楼那里还好还浑然一体。站在一楼那里，头顶是二楼包厢的中间位置，由一楼的两根木柱支撑。这两根柱子极大地吸引了这里的站客，因为它们是一楼唯一可以倚靠而又不影响欣赏剧目的地方。而如果靠在后面的墙上，这两根柱子就会挡住视线。在梯子上工作一整天之后，每当我把酸痛的后背靠柱子上，都感觉很开心。当然，一定要找个好时候入场才行，免得好地方被人占去。

在记忆里挥之不去的，往往是无足轻重的小事。我还仿佛看到自己冲到一楼，面前是两根立柱，正在犹豫选左边还是右边。可是，右边的一根常常已经被别人占用，也就是说，有人比我还勤奋。我半是恼怒半是惊讶地打量我的竞争者。

那是一个面色异常苍白、瘦弱的年轻人，大概和我同龄。他用发光的

眼神看着舞台上的表演。看得出来，他肯定家境不错，因为他的穿着一直略带修饰的痕迹，而为人又特别内敛。

我们注意到彼此，却没有说什么。在后来的一场演出中——我忘记是《仲夏夜之梦》的《自由射击》片段，还是当时多次上演的《传教士》——我们俩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开始交谈，因为我们都不满意所看剧目的某一部分。我们聊了聊，很高兴英雄所见略同。我很惊讶对方又快又稳的理解力，在这方面，我肯定是略逊一筹。而如果谈话中涉及纯音乐知识，我又占了上风。这些谈话到底发生在哪一天，我的记忆已经很模糊，但肯定是在 1904 年万圣节前后。

这样不咸不淡的谈话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对方对自己没有说太多，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介绍自己。可是我们之间的交谈越来越深入，感觉心中都同样热爱着戏剧。

演出结束之后，我陪他回家。路上，我得知他住在洪堡大街 31 号楼。分手的时候，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：阿道夫·希特勒。